

法轮大法从新塑造了我

【明慧网】每当患者及家属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都堂堂正正地告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我是医务工作者，从事医学临床工作三十余年。我从1999年初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大法把我从新塑造成为他人着想的全新生命。

病痛缠身

我出生在一个贫寒的家庭，父母从未打骂过我。我爱学习，成绩优秀，老师都对我很好，就连很严肃的校长都会笑着和我母亲打招呼，夸我学习好。在这样一个环境下长大的我，形成了强烈的保护自己、孤僻、傲慢的性格。

1996年，我生下儿子之后，和婆家人关系处得很糟糕，因此身体出现各种病症，非常痛苦，日子过的一点也不开心。明明什么也不缺，但就是有种缺失感。我经常失眠，夜间哭泣，害怕儿子从小失去母亲，甚至有想出家的念头。

修炼 大法 家庭和睦

1999年在我痛苦、困惑、彷徨的时候，我得到了法轮大法。朋友在电话里对我说：“这个功法要修心性。”我没加思考，就对朋友说：“我要学，赶快给我找书。”很快，朋友把大法书给我送来了。

我看了《转法轮》（法轮功指导修炼的主要书籍）和师父的其他讲法，明白了我吃的苦和遇到的不公，都是因缘所致。我只是刚刚学法，也没怎么炼功，身体的病症就不见了。我变得性格开朗，和婆家人和睦相处。孩子的两个姑姑，从原来的针锋相对，变成现在什么都听嫂子的。因为我无论做什么事情，都发自内心的为她们考虑，放

下自己的一切，她们都被感动了。

在工作中践行“真、善、忍”

这种快乐的日子不长。1999年7月20日，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大法。中华大地血雨腥风。我想我一定要按大法真、善、忍标准要求自己，用自己亲身的所为践行大法，告诉世人法轮大法是正法。展现法轮大法的美好。

在工作中，我把遇到的每个人都当成自己的亲人，发自内心的为他们着想，考虑他们的疾苦。

一位阿姨八十多岁，是植物人，常年住在医院里。阿姨每个月都要打点滴十天，每天都要扎好几次才能打完。因为她总动，也就总滚针（针头脱出血管外）。她女儿又心疼，又无奈，问护士：“能打套管针（静脉留置针）吗？”护士开玩笑的说：“我这钢针能扎上就不错了，套管针真不行。”

后来她女儿问我：“能给我妈扎套管针吗？”我说：“我试试吧。”别人认为阿姨是个植物人，什么都不知道。我不这样认为，我想她什么都能感觉的到，我一定要尽力扎好，让她少遭受一点痛苦。我拿一个小板凳做在阿姨的床边，给她扎上止血带。我慢慢的找血管，一边找一边说：“大姨，你要帮我，我要给你输液。”

找到血管后，我就目测好血管的长短，按压感觉血管的弹性，把怎样进针，怎样固定都想好。那时我的脑袋里什么都没有，好象血管就摆在皮外，然后再进行穿刺，百分之百的成功了。这样十天只需要换两次套管针，家属感激的不行。

这样的例子有很多很多。每当患者及家属握着我的手说：“你怎么这么好啊？”我都堂堂正正地告



诉他们：“我是修法轮大法的。”如果我出于顾虑不敢说，我会自责的哭，因为我确实是修炼了法轮大法之后才变好了。

我的一个同事曾在单位对其他同事说：“某某（指我）炼了法轮功，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对谁都好，法轮功就是好。”我同科室的同事及家人都知道法轮大法好的真相，退出了党、团、队。

在工作中，有些技能用人的能力、技术是做不到的，所以当有人夸赞我时，我会告诉对方我是大法弟子。因为我的技能一切都来源于师父，来源于法轮大法。

法轮大法把我从新塑造成为一个全新的生命，遇到事情先想别人，看对别人有没有伤害，成为一个为他人着想的生命。在这浊世的洪流中，法轮大法就是我的指路灯。

◇文/辽宁大法弟子

* * * * *

法轮功（又称法轮大法）至今已弘传100多个国家和地区，法轮功的书籍被译成50种语言出版发行。李洪志先生和法轮大法获得各国政府各类褒奖、支持决议案和信函超过5800项。“真、善、忍”的信仰得到了世界各族裔民众的爱戴和尊敬，但却在中国大陆一地受到残酷迫害。◇

揭露山东省监狱对法轮功学员朱同桂的迫害

【明慧网】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52岁的法轮功学员朱同桂，被非法判九年，二零二零年九月份被投入山东省监狱继续非法关押，在十一监区遭受了种种迫害，他被酷刑折磨致颈椎严重受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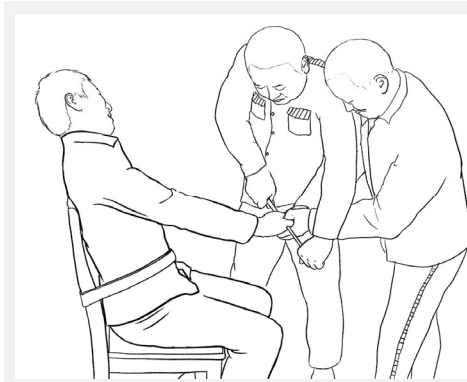
自从中共迫害法轮功以来，山东省监狱积极迫害被非法关押在这里的法轮功学员，并成立了一个十一监区，是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最邪恶的地方。为了达到“转化”法轮功学员的邪恶目的，采用了打骂、体罚、虐待、坐小板凳，长期不让睡觉等惨无人道的迫害手段。

朱同桂，二零一八年五月二十三日被临沂市兰山区国保警察刘合磊等人绑架构陷，被非法判九年。二零二零年九月份，他被投入山东省监狱继续非法关押，在十一监区遭受了种种迫害，朱同桂被酷刑折磨致颈椎严重受损。

当时正值疫情期间，朱同桂被监狱强制隔离一个月，期间被罪犯刘怀良、徐超“谈话”迫害。（所谓“谈话”是一种对法轮功学员的迫害方式，不停地用邪恶语言进行攻击，让人听了头脑发昏，很难受。）十月四日，隔离期满被带到十一监区，直接送进刑讯室被酷刑折磨。

当时监区长王传松刚调来十一监区半个月左右，他主张用酷刑折磨法轮功学员，在他任期内，多名法轮功学员遭受酷刑折磨。

在警察陈烁、时强指使下，罪犯孙友达、刘怀良、徐超、吴可军、李峰等对朱同桂实施酷刑，殴打并用约束带捆绑后，用圆珠笔杆转他的手指丫，用力往后扳脖子，造成他颈椎受伤，以致后来出现颈椎病。他被折磨大约五六小时后，承受不住，被迫违心抄写所谓“五书”。事后，朱同桂被送到邪恶头子吴金大的监舍。朱同桂身高1.83米，当时浓密的头发已经很久没理了，被迫害到眼中无神，看



▲ 山东省监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常用酷刑：转棍子

上去有五、六十岁的样子，其实他刚刚47岁。以后的日子里，朱同桂经常被罪犯吴可军带着所谓“谈话”，罪犯吴金大逼迫他看佛教视频和佛教的书籍。

二零二一年春天，朱同桂被迫参加奴役劳动，有一天，突然晕倒在劳动现场，送去医院检查，是颈椎出现问题，这是他被酷刑折磨时颈椎严重受损所致。从那以后，他经常住院，天天吃药，被逼写思想汇报，也经常被“谈话”。

后来，朱同桂拒不转化，并声明被强迫写的“五书”作废。二零二三年新年过后，朱被关进六楼高戒区。在那里，朱同桂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被强迫坐小板凳，看污蔑大法的视频，坐小板凳从早到晚，中午也坐，不准活动，不准出屋，喝水受限制，晚上要值两小时“瞪眼岗”。后来准许一个月洗一次澡，每天只能躺六个小时。法轮功学员们被迫害的异常严重，多人身体出现状况。朱同桂至少住过一次医院，这种迫害一直持续到六月份。

后来，朱同桂拒绝“吃药”，身体反而好了起来。二零二三年高戒区解体，朱同桂等法轮功学员被调到普通监舍，仍处于严管状态，天天被强制坐小板凳，看谎言视频，不准出屋和说话等，但中午可休息，晚上不值“瞪眼岗”了。

十一监区对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让他们值“瞪眼岗”：

在山东省监狱的狱警指使和操控下，刑事犯人把棍子放在法轮功学员的手指缝里面，几名犯人用力抓住法轮功学员手指不动，然后另一名犯人用力转棍子，致使法轮功学员的手一下子就肿起来了，这一黑肿起来了一般最少也要3个月以后才能消肿，有的长达6个月才能好，因为都伤到骨头里了

十点之前不准洗漱，十点以后才可以洗漱，洗漱完了上床睡觉，等十一点或十二点就被叫起来值岗，值两个小时或两个半小时后，值班的人通知睡觉才去睡觉，早上的五点、六点再被叫起床，中午也不准休息，就坐小板凳，全天看邪恶的片子，进行洗脑，每天坐小凳十七至十九个小时，有的时间甚至更长，很多学员因为坐的时间太长，屁股上起很多小疙瘩，挤出小疙瘩里面黄色的脓水后，又痒又疼的。

目前，朱同桂仍在山东省监狱遭受迫害。

山东省监狱地址：济南市工业南路91号。◇

法轮功在中国一直是合法的

在法轮功被迫害的这些年中，有些人会有这样的疑问：政府不让炼，为什么还要炼？

试着想想，如果您一身重病炼法轮功就好，不炼就恢复原状，政府不让您炼，您炼还是不炼呢？其实这场打压，完全是江泽民集团和中共相互利用所搞的一场人权迫害、信仰迫害。

即使在中国现行法律中，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法轮功是X教，也没有任何一条法律说修炼法轮功违法。信仰自由、言论自由是中国《宪法》赋予公民的基本权利。◇